

新瓷语

——谈左正尧、陈训成、李劲、胡宇的陶瓷艺术

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陶艺家和优秀陶艺作品，他们以不同方式探索着中国当代陶艺的表现手法与语言图式，努力从传统陶艺和西方现代艺术的两极观念中寻找自我的定位。他们以不同的艺术视野和多元的艺术追求，不但在国家举办的高层次的当代艺术展中尽显风采，并且在国际当代艺术的进程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即将在三彩画廊联合展出的四位陶艺家左正尧、陈训成、李劲、胡宇，即是广东陶艺界的突出代表。

可以说，在极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海洋中，陶瓷与我们的关系最为紧密。在日常生活中，陶瓷器皿几乎可以信手拈来，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器具，因而，在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毋庸置疑，陶瓷之所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器具自身的实用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其它生活器具或生活材料有许多根本不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内涵。陶瓷是经过诸多的宗教仪式，才于其后的千百年中逐渐演变成一代代人的饮食习俗所必备的生活器具。这种由宗教向日用品的转换，和人们在生活中情感判断、审美判断，形式判断密不可分，正因为此，陶瓷器具和材料才能超越实用器具的本身，上升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材料学家、美学家醉心的文化层面。同时，陶瓷也以其独特的制作材料——“瓷石”和“高岭土”，以及独特的制作工艺——火与土的相撞、相融与相生，得以成就了一代一代的杰出陶艺家。

自唐宋以来，无论是元瓷、明瓷、清瓷还是民国以来至今的延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器皿形式、不同烧制方式、不同工艺制作的陶瓷，都已远远超出了其在日常生活中和各种实用功能。我们发现，人们在将陶瓷作为日用器具的同时，更在于用它来表现诗歌一般的意境和散文一样的韵律。陶艺家们在创作中和获得的快感与成就感，不仅是创作了一件作品，而是于其中向观众详尽地叙述了创作者对这件作品所赋予的思想、情感和冥想。对于许多陶艺家来说，把原始泥胚置于窑火中升华，已经成为一种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陶土经过火中烧炼而转化为陶瓷的再生，实则是陶艺家生命意识的脱茧化蝶。对内而言，陶艺家们深深地思索着自己的创作行为，并沿着这一行为的轨迹进入自我幻想的世界中；对外而言，他们将其对陶土、对火、对空气、对温度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理解后生成的审美心象，外化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引导观众的注意力，使其驻足于艺术家期望的空间之中——一个完全不同于芸芸众生世界的空间，进而使观众形成一种超越材料和形式的感受，达到无限性空间中的神秘领域。

左正尧这次展出的作品以器形为主，其风格一改早期陶瓷创作强调严谨和理性，重于精确之中见出数理精神和空间意识的处理方式。这批作品，简明的器形结构，于单纯中增加了作品恢宏大气的品质，作品中的人物造型，比其纸上同类人物的描绘，则显得随和自由得多，线条边缘的松动和局部的晕化，使观众面对他的作品拥有一种朋友间对话的信任感。柔美细腻的女性人物刻画，勾起观众对画面人物的怜惜之情；而器形表皮质地与作品彩釉之间的反差，又使作品于单纯之中见出哲学思考的深度。这些融高贵、硬朗、单纯、细腻、温润和亲和感于一体的粘土，在他的处理下，不仅合于他这几年着力于陈述的女性主义的理念，也极为适合于他手下的作品形态，瓷质材料本身所具的文化渊源和视觉语言，也使他的作品更增加了丰富的表现力和美学内涵。

陈训成的壶器造型简洁优雅、单纯平和、胎体表面质地平滑、明净、素雅，意象美丽而幽雅，沉静却清新。我醉心于他对瓷釉在素胎上的自如把握，他以一种工艺材质的美和器具造型的诗化倾向，表现方法上的文人笔意的倾向，作品诗书画印一体化倾向，走入了文人画的艺术情境，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诗境、画境和情境。他在几乎纯白的器具上，以中国写意画的图式处理和笔墨语言，并以青花釉和彩釉绘就的图像，具有丰富的姿态和众多的寓意，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素处以默”的审美品性和一种虚静的神状态，每件作品宛然是一幅笔端蕴秀临窗写就的江南水墨小景，烟雨朦胧、水云萌动之间依稀可见伊人白衣素袂裙带纷飞；又仿佛是微风中静静流淌于石上的山泉溪涧，清冷透亮而又蜿蜒回环，多有不尽之意。这种以瓷釉绘制的中国画般的写意味，

显示出作者把握作品形式和对釉料控制的高超技艺，壶器的造型既有其一致性又各具情态，釉色的使用，如同一位具有丰富水墨语言修养的写意画家，线条或重或轻、色彩或浓或淡，这种由轻松的书写性传达出来的写意感，不是任何陶艺家都能做到的。

看李劲的陶艺作品会很自然的想到敦煌，但与敦煌不同的是，他的作品色彩极为“火热”，彩色斑斓，人物充满生机。但他的寓意并不在形象的外表。当一件件“火热”的作品呈现在观众眼前时，外表活跃和抽象的语言占据了你的视觉和思维空间，作品的主题也在不断提示或引发你的感想。但当你控制住你视觉的流动，并安静下被“火热”表象而兴奋的心情，你就会发现，这些釉色与掩盖的竟是深层意味的“禅意”。李劲的陶艺绝不是对敦煌的复制，他善于把握形式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釉色显现出的质量，烧造时的升温曲线，既被他运用的舒展大方，又保留着创作过程中釉料运用的随意性。这种写实与写意，再现与创造的有机融合，恰到好处的体现了李劲陶艺创作的理念和审美情趣。

胡宇的陶艺创作一直持续着对文字解构的研究，他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将被解构的汉字置于一种类似龟裂纹理的粗糙盘器或平板中间，构成细腻与粗犷的巨大反差，从而将一种类似大盘、大钵、瓷板的普通器型赋予了全新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形式活力。他这种在简单平面结构中呈现三维空间量感的处理技巧超过许多陶艺术家，使其作品拥有了一份难得的动感和意味。粗糙的龟裂平面部分，深浅肌理的控制显得浑然天成，而朴实无华的单纯釉质感，又使作品在阐述文化与历史哲思的基础上传递出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和力。胡宇陶艺作品的空间处理很有玩味，粗糙的龟裂平面部分透出对釉料运用的得心应手，细腻部分的胎质衬出作品整体意象的斑驳和涩感，加上文字的线性和组合在规范性中透出许多不经意的自由感，使其作品在紧张中见出松弛，于平常、平凡而非奇奇怪诞的形式之中承载着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容量。文字部分既具解构理性又具有书写的韵律的点线组合，在文化阐释的同时又有装饰性的“把玩”的视觉愉悦。

阅读四位陶艺家的作品，我不由的吟咏起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的歌曲《青花瓷》：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
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
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销魂跃然于碗底/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
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在泼墨山水里你从墨色
深处被隐去。……

我之愿意全文抄写青花瓷，是因为曲调绝美地唱出了青瓷的神韵，而四位陶艺家的作品，也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传达出了这种神韵。他们的作品虽不能比之那“自顾自美丽”的瓷中极品，却亦有古筝撩拨，牙板清脆，琵琶淙淙的风采，洗净铅华，古朴典雅，清新流畅。

罗一平 广东美术馆馆长
广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文化部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